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九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唐紀十五

起二十二年四月盡高宗永徽六年九月凡七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下

貞觀二十二年夏四月丁巳右武侯將軍梁建方擊松外蠻破

之松外諸蠻依阻山谷亦屬古南中之地蓋以其在松州之外而得名也新志松外蠻在嵩州昌明縣微外初嵩州都

督劉伯英上言松外諸蠻暨降復叛請出師討之以通西洱天竺

之道此即漢武帝欲通之道而為昆明所蔽者也嵩州漢郡都夷之地武帝開置越嶲郡後周武帝置巖州唐為嵩州○洱音

耳又音米敕建方發巴蜀十三州兵討之十三州益眉榮梓利綿盤音

雙舍帥眾拒戰建方擊敗之殺獲千餘人羣蠻震懾亡甌山谷建方分遣使者諭以利害皆來歸附前後至者七十部戶十萬九千

三百建方署其酋長蒙和等爲縣令各統所部莫不感悅因遣使

詣西洱河

新書曰西洱河蠻道由鄆州走三千里時建
方自潮州道千五百里遣奇兵奄至其地

其帥楊盛

大駭具船將遁使者曉諭以威信盛遂請降其地有楊李趙輩等

數十姓各據一州大者六百小者二三百戶無大君長不相統壹

語雖小說其生業風俗大略與中國同自云本皆華人其所異者

以十二月爲歲首 己未契丹辱紇主曲據帥眾內附

奚契丹酋
領皆稱爲

主 導 乾

以其地置元州以曲據爲刺史隸營州都督府 甲子烏胡

鎮將古神兵感

島胡鎮當置於海中島胡島自登州東北海行過大島島散島淤島而後至烏湖島又三百里北渡

烏湖灣
古姓也

將兵浮海擊高麗遇高麗步騎五千戰於葛山破之其夜

高麗萬餘人襲神威船神威設伏又破之而還 初西突厥乙毘

咄陸可汗以阿史那賀魯爲葉護居多邏斯川在西州北千五百

里統處月處密姑蘇歌邏祿失畢五姓之眾及乙毘咄陸奔吐火

羅見一百九十乙毘射匱可汗遣兵迫逐之部落亡散乙亥賀魯

帥其餘眾數千帳內屬詔處之於庭州莫賀城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鉢城守

捉蓋卽莫賀城也以賀魯後立爲拜左驍衛將軍賀魯聞唐兵討

沙鉢羅葉護可汗故改城名也 龜茲請爲鄉導仍從數十騎入朝上以爲崑邱道行軍總管厚宴

賜而遣之爲賀魯後五月庚子右衛率長史王元策擊帝那伏

帝王阿羅那順大破之東宮十率府各有長史正七品上舊書作

那伏帝阿羅那初中天竺王尸羅逸多兵最强四天竺皆臣之天竺

順帝下無王字因漢身毒國也或曰摩伽陀或曰婆羅門去京師九千六百居

蔥嶺南幅員三萬里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北天竺

距雪山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都城曰茶縛和羅城杜佑曰天竺塞種也顧思古曰塞釋也元策奉使至天竺諸國皆遣使入貢會尸邏逸多卒國中

大亂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胡兵攻元策元策帥從者三十人與戰力不敵悉爲所擒阿羅那順盡掠諸國貢物元策脫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書徵鄰國兵吐蕃遣精銳千二百人泥婆國遣七千餘騎赴之泥婆羅國在吐蕃之西樂陵川臣於吐蕃元策與其副蔣師仁帥二國之兵

進至中天竺所居茶縛和羅城連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赴水溺死者且萬人阿羅那順棄城走更收餘眾還與師仁戰又

破之擒阿羅那順餘眾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衛江

水經注曰崑崙山釋氏曰

阿揭達山河水出其東北厥屈從其東南流注於蒲昌海自蒲昌海潛行地南下出積石而爲中國河其崑崙山西有大水出焉曰新頭河西南流逕烏長段又東南流逕中天竺國亦曰恆河又西逕四大塔北又西逕陀衛國北所謂乾陀衛江蓋卽此也師

仁進擊之眾潰獲其妃及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於是天竺響震

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俘阿羅那順以歸以元策爲朝散

大夫

唐制文散階朝散大夫從五品下

六月乙丑以白霄別部爲居延州

舊唐書

癸酉特進宋公蕭瑀卒太常議諡曰德尙書議諡曰肅上曰諡

者行之迹當得其實可諡曰貞福公瑀性鯁急鄙遠浮華嘗以劉

孝標辨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爲人稟天地以生孰云非

命然吉凶禍福亦因人而造若一委之於命其蔽已甚通儒柳顧

言諸葛穎歎曰是足鍼孝標之膏肓矣瑀子銳尙上女襄城公主

上欲爲之營第公主固辭曰婦事舅姑當朝夕侍側若居別第所

闕多矣上乃命卽瑀第而營之上以高麗困敝議以明年發三

十萬眾一舉滅之或以爲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所能

載宜具舟艦爲水運隋末劍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劍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上從之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

領左右府亦分爲左右各有長史此卽左右千牛府也

於劍南道伐木造舟艦

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揚趣萊州

庚寅西突厥相屈利啜請帥所部從討龜茲 先是太白屢晝

見太史占曰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左武衛將軍直元武門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自言名五娘子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下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爲華州刺史有布衣員道信自言能絕粒曉佛法君羨深敬之數相從屏人語御史奏君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壬辰君羨

坐誅籍沒其家君羨每戰必單騎先登陷陣前後賜以宮女馬牛黃金雜綵不可勝數性又好書雖在仗誦讀不休帝甚嘉勞及是坐誅人盡冤之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爲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旣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益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司空梁文昭公房元齡留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至御座側乃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下殿尙醫尙食日奏起居聞其小愈則喜形於色加劇則憂悴元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

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爲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鼈畜之宐從闊略若必欲絕其種類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柩車而掩泣抱枯骨以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冤痛也向使麗高遠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眾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

安臣旦夕入地倘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元齡子遺愛尙上女高陽公主上謂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尙能愛我國家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癸卯從元齡名喬以字行幼聰敏博覽經史工草隸書善屬文父彥謙病縣歷十旬元齡未嘗解衣交睫父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及歸唐每從上征伐軍符府檄駐馬卽辦文約理盡初不著稿元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以地望凌人乃集古今聖賢家誠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矣

柳芳曰元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爲賢相然無迹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

平善歸人主爲唐宗臣立哉

八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丁卯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

船及雙舫千一百艘

東陽郡隋平陳置婺州

辛未遣左領軍大將軍執失

思力出金山道擊薛延陁餘寇

九月庚辰崑邱道行軍大總管

阿史那社爾擊處月處密破之餘眾悉降

癸未薛萬徹等伐高

麗還萬徹在軍中使氣陵物裴行方奏其怨望坐除名流象州

裴行

方副萬徹東伐見上卷上年象州萬潭中中潘縣之地附爲始安郡桂林縣唐武德四年置象州桂林郡以象山名州

己丑

新羅奏爲百濟所攻破其十三城 己亥以黃門侍郎褚遂良爲

中書令 強偉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壬寅遣

茂州都督張士貴右衛將軍梁建方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

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輸直雇潭州人造船上許之州縣督

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劍外騷然

劍門關以南

謂之劍外內京師而外諸夏也

上聞之遣司農少卿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知人

奏稱蜀人脆弱不耐勞劇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

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復徵船庸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

上乃敕潭州船庸皆從官給冬十月癸丑車駕還京師回紇

吐迷度兄子烏紇烝其叔母烏紇與俱陸莫賀達官俱羅勃皆突

厥車鼻可汗之壻也相與謀殺吐迷度以歸車鼻烏紇夜引十餘

騎襲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使人誘烏紇許奏以爲瀚

海都督烏紇輕騎詣禮臣謝禮臣執而斬之以聞上恐回紇部落

離散遣兵部尚書崔敦禮往安撫久之俱羅勃入見上畱之不

遣

回紇由是又微

阿史那社爾既破處月處密引兵自焉耆之西趨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九

唐紀十五

六

忠補

茲北境分兵爲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薛婆阿那支棄城奔龜茲

保其東境社爾遣兵追擊擒而斬之立其從父弟先那準爲焉耆茲

王

新書曰立突騎支弟婆伽利爲王此從舊書

使脩職貢龜茲大震守將多棄城走社

爾進屯磧石去其都城三百里

龜茲都伊邏盧城北倚白山亦曰阿羯田山

遣伊州刺

史韓威帥千餘騎爲前鋒右驍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褐城龜

茲王訶黎布失畢其相那利羯獵顛

羯音吉

帥眾五萬拒戰鋒刃甫

接威引兵爲遁龜茲悉眾追之行三十里與繼叔軍合龜茲懼將

卻繼叔乘之龜茲大敗逐北八十里 甲戌以回紇吐迷度子前

左屯衛大將軍婆闍爲左驍衛大將軍大俟利發瀚海都督

考異曰舊

回紇傳云詔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賀魯統五噉五俟斤二十餘部
居多羅斯水南去西州馬行十五日程回紇不同西屬突厥按賀
魯時爲將軍自多羅斯水入居庭州永徽二年乃西遁自稱可汗
所統咄陸五噉弩失畢五俟斤唐未嘗以回紇隸之也今不取

十一月庚子契丹帥窟哥奚帥可度者并帥所部內屬以契丹

部爲松漠府

杜佑曰松漠之地在懷柔郡之北

以窟哥爲都督賜姓李氏又以其

別帥達稽等部爲峭落等九州各以其辱紇主爲刺史

峭落州無逢州羽陵

州白蓮州在何州萬丹州正黎州赤山州并松漠府爲九州

以奚部爲饒樂府以可度者爲都

督亦賜姓李氏又以其別帥阿會等部爲弱水等五州亦各以其

辱紇主爲刺史

辱州在黎州洛壤州大魯州渴野州

辛丑置東夷校尉官於營

州十二月庚午太子爲文德皇后作大慈恩寺成龜茲王布

失畢旣敗走保都城阿史那社爾進軍逼之布失畢輕騎西走社

爾拔其城使安西都護部孝恪守之沙州刺史蘇海政尙輩奉御

辭萬備帥精騎追布失畢行六百里布失畢窘急保撥換城

自安西府

西出拓厥關渡白馬河四百餘里至撥換城

社爾進軍攻之四旬閏月丁丑拔之擒布

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失畢及羯獵顛那利脫身走潛引西突厥之眾并其國兵萬餘人襲擊孝恪孝恪營於城外龜茲人或告之孝恪不以爲意那利奄至孝恪帥所部千餘人將入城那利之眾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之相應共擊孝恪矢刃如雨孝恪不能敵將復出死於西門城中大擾倉郎部中崔義超倉郎部掌判天下倉儲受納租稅出給祿廩之事屬戶部義超以是官從軍召募得二百人衛軍資財物與龜茲戰於城中曹繼叔韓威亦營於城外自城西北隅擊之那利經宿乃退斬首三千餘級城中始定後旬餘日那利復引山北龜茲萬餘人趣都城山北蓋白山之北也繼叔逆擊大破之斬首八千級那利單騎走龜茲人執之以詣軍門阿史那社爾前後破其大城五遣左衛郎將權祗甫詣諸城開示禍福皆相率請降凡得七百餘城虜男女數萬口社爾乃召其父老宣

國威靈諭以伐罪之意立其王之弟葉護爲王龜茲人大喜西域
震駭西突厥于闐安國爭饋駝馬軍糧社爾勒石紀功而還捷聞
上大喜從容謂羣臣曰人世之樂有幾土城竹馬兒童樂也飾金
翠羅紈婦人樂也質遷有無商賈樂也高官厚秩士大夫樂也戰
無前敵將帥樂也四海甯一帝王樂也朕今樂矣遂徧觴之 戊
寅以崑邱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爲泥伏沙鉢羅
葉護賜以鼓纛使招討西突厥之未服者 癸未新羅相金春秋
及其子文王入見春秋眞德之弟也上以春秋爲特進文王爲左
武衛將軍春秋請改章服從中國內出冬服賜之

配貞觀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龜茲王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至
京師上責讓而釋之以布失畢爲左武衛中郎將

考異曰寶錄云
左武衛中郎將

郎將舊傳為左武衛中郎將按會要武德五年改左右衛為左右衛然則于時已無胡衛之名且布失畢必不獨兼兩衛之官今夫胡衛字按唐六典左右衛有親勳胡三衛中郎將其餘諸衛府各有胡衛中郎將胡衛二字恐不可去 西南徒

莫祇等蠻內附以其地為傍望覽邱求五州隸鄆州都督府徙莫

在豐饒之西武德元年開南中仍舊置南甯州貞觀八年改為鄆州以其地本夜郎國也 上以突厥車鼻可

汗不入朝遣右驍衛郎將高侃發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兵入其

境諸部落相繼來降拔悉密吐屯肥羅察降以其地置新黎州考

曰高宗實錄云初突厥車鼻可汗遣其子車鉢往入貢太宗遣使徵之不至太宗大怒遣右驍衛郎將高侃引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其下諸部落相次歸降其子羯漫隨先統拔悉密部泣諫其父歸國車鼻不聽羯漫隨遂背父來降以其地為新黎州舊傳云二十三年遣右驍衛郎將高侃引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其酋長收邏祿泥孰闕俟利發乃拔塞簡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帥部落背車鼻相繼來降車鼻長子羯漫隨先統拔悉密部車鼻未敗前遣其子菴鉢入朝太宗嘉之拜左屯衛將軍更置新黎州以統其眾今從 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隸安西都護戊子以左驍

太宗實錄

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爲瑤池都督 三月丙辰置豐州都督府使
燕然都護李素立兼都督 去冬旱至是始雨辛酉上力疾至顯
道門外赦天下丁卯敕太子於金液門聽政 夏四月乙亥上行
幸翠微宮 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
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卽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爲僕射親任之若
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爲鑾
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辛酉開府餞同三司衛景武公
李靖薨靖字藥師姿貌魁秀博通書史唐世功名莫與爲竝及病
甚上幸其第流涕而訣又賜手敕曰有晝夜視公疾老嫗可遣來
吾欲熟知公起居狀薨年七十九 上苦利增劇太子晝夜不離
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泣曰汝能孝愛如此吾死何恨丁

卯疾篤召長孫無忌入含風殿

含風殿在翠微宮

上臥引手捫無忌顧無

忌哭悲不自勝上竟不得有所言因令無忌出己已復召無忌及

褚遂良入臥內謂之曰朕今悉以後事付公輩太子仁孝公輩所

知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

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閒之仍令遂良

草遺詔有頃上崩

年五十三

太子擁無忌頸號慟將絕無忌攬涕請

處分眾事以安內外太子哀號不已無忌曰主上以宗廟社稷付

殿下豈得效匹夫惟哭泣乎乃祕不發喪庚午無忌等請太子先

還飛騎勁兵及舊將皆從辛未太子入京城大行御馬與侍衛如

平日繼太子而至頓於兩儀殿以太子左庶子于志寧爲侍中少

詹事張行成兼侍中以檢校刑部尚書右庶子兼吏部侍郎高季

輔兼中書令壬申發喪於太極殿宣遺詔太子卽位軍國大事不可停闕平常細務委之有司諸王爲都督刺史者並聽奔喪僕王秦不在來限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四夷之人入仕於朝及來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剪髮勢面割耳流血灑地 六月

甲戌朔望太子卽位赦天下 丁丑以疊州都督李勣爲特進檢

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

李世勣去世字避太宗二名也

先是太宗二名令天

下不連言者勿避至是始改官名犯先帝諱者

孔穎達曰曲禮卒哭乃諱注云敬鬼

諱之名也諱避也生者不相諱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案昭七年衛侯惡卒穀梁傳云昭元年有衛齊惡今

衛侯惡何爲君臣同名也

君子不奪人親所名也

癸未以長孫無忌爲太尉兼檢校中

書令知尚書門下三省事

改正二省通鑑誤作三省今從高宗本紀及無忌本傳改正

無忌固

辭知尚書省事帝許之仍令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

癸巳以

李勣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 阿史那社爾之破龜

茲也行軍長史薛萬備請因兵威說于闐王尉遲伏闐信入朝社

爾從之萬備至于闐陳國威靈勸其入見天子秋七月己酉伏闐

信隨萬備入朝詔入謁梓宮 八月癸酉夜河東地震晉州尤甚

壓殺五千餘人三日又震庚辰遣使存問河東給復二年賜壓死

者人絹三匹 庚寅葬文皇帝於昭陵 昭陵在京兆醴泉縣西北六十里九嵎山 廟號

太宗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請殺身殉葬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

蠻夷君長爲先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皆琢石爲其像刻名

列於北司馬門內 丁酉禮部尙書許敬宗奏宏農府君廟應毀

宏農府君魏宏農太守重耳也 請藏主于西夾室從之 太廟有東

于高宗爲七世祖親盡當毀 西夾室夾 太室兩旁故 九月乙卯以李勣爲左僕射 冬十月以突厥諸

謂之夾室

部置舍利等五州隸雲中都督府五州舍利州思璧州阿史那州綽州白登州蘇農等

六州隸定襄都督府史只載蘇農州阿德州執失州拔延州餘二州逸乙亥上問大理

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應死上悅上嘗錄

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怪問其故囚

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邪上

以吐蕃贊普弄讚為駙馬都尉漢武帝置三都尉曰奉車都尉曰駙馬都尉曰騎都尉唐以騎都尉

為勳官駙馬都尉以授尚主者奉車都尉不復除授封西海郡王贊普致書於長孫無忌等

云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忠者當勒兵赴國討除之十一月乙

丑晉州地震十二月詔濮王泰開府置僚屬車服珍膳特加優

異

高宗天皇大聖大宏孝皇帝上之上諱治字為善小字雉奴太宗第九子也文明元

年諡曰天皇帝廟號高宗天寶八年加尊號高宗天皇大聖太宏孝皇帝
大聖皇帝十三載加尊號高宗天皇大聖太宏孝皇帝
在位三十四年改元十四永徽六顯慶五龍朔三麟德二
乾封二總章二咸亨四上元二儀鳳三調露一永隆一開

曜一永淳
一宏道一

永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 丙午立妃王氏爲皇后后思

政之孫也

王思政爲西魏守
鎮川沒於東魏

以后父仁祐爲特進魏國公 己未

以張行成爲侍中 辛酉上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卽位事有不便

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
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有洛陽人李宏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命
立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
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
孫氏有司以爲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甯上言漢文立制

本爲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
俟三年喪畢成婚上從之 二月辛卯立皇子孝爲許王上金爲
杞王素節爲雍王 夏四月己巳朔晉州地震詔羣臣極言得失
是月吐火羅遣使獻大鳥如駝食銅鐵 五月己未太白晝見
壬戌吐蕃贊普弄讚卒其嫡子早死立其孫爲贊普贊普幼弱
政事皆決於國相祿東贊祿東贊性明達嚴重行兵有法吐蕃所
以強大威服氐羌皆其謀也 六月高侃擊突厥至阿息山車鼻
可汗召諸部兵皆不赴與數百騎遁去侃帥精騎追至金山擒之
以歸其眾皆降 庚辰晉州地震有聲如雷詔五品以上言事侍
中張行成上疏曰天陽也地陰也陽君象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
安靜今晉州地震彌旬不休雖天道元邈窺算不測而人事較量

高宗永徽元年

昭然作戒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修德禳災在於陛下且陛下本封晉也今地震晉州必有徵應豈徒然哉伏願深思遠慮以杜未萌初阿史那社爾虜龜茲王布失畢立其弟爲王唐兵旣還其酋長爭立更相攻擊秋八月壬午詔復以布失畢爲龜茲王遣歸國撫其眾九月庚子高侃執車鼻可汗至京師釋之拜左武衛將軍處其餘眾于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府以統之以高侃爲衛將軍唐無衛將軍衛字之上富有脫字於是突厥盡爲封內之臣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二十四州瀚海領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等八州各以其酋長爲刺史都督單于都護府所領見于史者蘇農等四州舍利等五州及桑乾府所領都射藝失卑失叱略等四州呼延府所領賀魯葛邏跌跌等三州財十九州耳其五州逸無所考又有定襄呼延二都督而無狼山都督是其廢置離合不可詳也狼山府顯慶三年廢爲

州瀚海都護府領瀚海金微新黎幽陵龜林堅昆六都督府其一
遷領舊浚稽余吾舊落居延黃額榆溪澤河竭龍凡八州宋白曰
振武軍舊爲單于都護府即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
黃河之北西南至東受降城百二十里瀚海都護後移於同經本

部

癸亥上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昌樂谷那律曰雨衣若爲則

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上悅爲之罷獵

考異曰舊書那律傳云信從太宗出獵在

滄遇雨有此語意欲太宗不爲畋獵太宗賜帛二百受唐錄政要高宗出獵有此月日唐統紀亦在此年今從之

李勣

固求解職冬十月戊辰解勣左僕射以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

下三品

己未監察御史陽武韋思謙

陽武縣漢屬河南郡自晉以來屬滎陽郡

劾奏

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地

中書掌受四方朝貢及通表疏故有譯語人

大理

少卿張叡冊以爲準估無罪

估音古

思謙奏曰估價之設備國家所

須臣下交易豈得準估爲定叡冊舞文附下罔上罪當誅是日左

遷遂良爲同州刺史叡冊循州刺史思謙名仁約以字行 十二

高宗永徽元年

月庚午睢州都督謝萬歲充州都督謝法興與黔州都督李孟嘗

討琰州叛獠

貞觀三年牂柯蠻酋謝龍羽降以其地置牂州充州武德三年以牂柯蠻別部置琰州亦蠻州貞觀四年

置皆屬黔州都督府改正牂州原文作梓州充州原文作充州此通鑑據南蠻傳書之也然考地理志牂牁州中初無梓充二州今

從胡注

萬歲法興入洞招慰爲獠所殺是歲太宗充容徐氏薨

改之詔贈賢妃陪葬昭陵妃生而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毛詩八歲自

曉作文父孝德嘗試使擬離騷爲小山篇曰仰幽殿而流盼撫桂

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基何爲今獨往孝德大驚自此遂徧涉

經史手不釋卷太宗聞之召爲才人其所屬文揮翰立成辭華綺

瞻俄拜婕妤再遷充容及太宗崩哀慕成疾不可進藥謂所親曰

吾荷恩實深志在早沒魂其有靈得侍園寢吾之志也及是薨時

年二十四 繹維同等九州旱蝗齊定等十六州水

永徽二年春正月戊戌開義倉以賑民 乙巳以黃門侍郎字

文節中書侍郎柳爽竝同中書門下三品爽亨之兄子

柳亨西魏尚書左僕

射慶之孫寶誕之壻也亨妻即襄陽公主之女也 王皇后之舅也 左驍衛將軍瑤池都

督阿史那賀魯招集離散廬帳漸盛聞太宗崩謀襲取西庭二州

庭州刺史駱宏義知其謀表言之上遣通事舍人橋寶明馳往慰

撫寶明說賀魯令長子咥運入宿衛授右驍衛中郎將尋復遣歸

咥運乃說其父擁眾西走擊破乙毗射匱可汗併其眾建牙於雙

河及千泉

自雙河西南抵賀魯牙帳二百里千泉屬右國界又在賀魯牙帳西南新書曰紫葉城西四百里至千泉地處

二百里南雪山三垂平陸多泉因地名之 自號沙鉢羅可汗咥陸五吸弩失畢五俟斤

皆歸之勝兵數十萬與乙毗咄陸可汗連兵處月處密及西域諸

國多附之以咥運為莫賀咄葉護 焉耆王婆伽利卒國人表請

復立故王突騎支夏四月詔加突騎支右武衛將軍遣還國金

州刺史滕王元嬰驕奢縱逸居亮陰中畋遊無節數夜開城門勞

擾百姓或引彈彈人或埋人雪中以戲笑上賜書切讓之且曰取

適之方亦應多緒晉靈荒君何足爲則

左傳晉靈公不君從靈
上彈人以觀其避火朕

以王至親不忍致王於法今署王下上考以愧王心元嬰與蔣王

憚皆好聚斂上嘗賜諸王帛各五百段獨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

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爲錢貫二王大慙秋七月

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寇庭州攻陷金嶺城及蒲類縣

西州交河縣
北行八十里

入谷又百三十里經柳谷渡金沙嶺百六十里至庭州蒲類縣屬西州後屬庭州又改爲後庭縣

殺略數千人詔

武彊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弓月道行軍總

管弓月城在庭州西千有餘里

右驍衛將軍高德逸右武侯將軍薛孤吳仁爲

副發秦成岐雍府兵三萬人

成州漢武都上縣下辨之地後魏置仇池郡漢陽郡南秦州西魏改曰成

州雍州

及回紇五萬騎以討之

癸巳詔諸禮官學士議明堂制

度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五天帝註已見七十九卷晉武帝泰始二年五人帝東方

帝太皞西方帝少皞南方帝炎帝北方帝顓頊中央帝黃帝

八月己巳以于志甯為左僕射

張行成為右僕射高季輔為侍中志甯行成仍同中書門下三品

己卯郎州白水蠻反寇麻州

白水蠻與青蛉弄棟接壤郎州麻州貞觀二十二年分郎州置

左領軍將軍趙孝祖等發兵討之

九月癸巳廢玉華宮為佛寺

戊戌更命九成宮為萬年宮

庚戌左武侯引駕盧文操踰牆盜

左藏物上以引駕職在糾繩

左右武侯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以執禦非違有引駕仗三衛六

十八人引駕仗飛六十六人左右藏晉始有之唐因而不改各有令一人宋白曰唐制左右金吾有引駕仗百四十人以三衛人數充

左藏掌邦國庫藏

右藏掌國寶貨

乃自為盜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

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文操死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閏
月長孫無忌等上所刪定律令式甲戌詔頒之四方上謂宰相
曰聞所在官司行事猶互觀顏面多不盡公長孫無忌對曰此豈
敢言無然肆情曲法實亦不敢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
能免無忌以元舅輔政凡有所言上無不嘉納冬十月辛卯晉
州地震十一月辛酉上祀南郊癸酉詔自今京官及外州有
獻鷹隼及犬馬者罪之戊寅特浪羌酋董悉率求辟惠羌酋卜
櫓其各帥種落萬餘戶詣茂州內附特浪降惠皆生羌也是年以其地置蓬魯等三十二州屬
茂州都督府資州義州蠻酋李寶誠等反義州漢猛陵縣地梁置永業郡隋改為懷德縣屬龍
州唐武德五年置南義州貞觀二年曰義州桂州都督劉伯英討平之忻州地震
鄆州道總管趙孝祖討白水蠻蠻酋禿磨蒲及儉彌于帥眾據險

拒戰孝祖皆擊斬之會太雪蠻飢凍死亡略盡孝祖奏言貞觀中

討昆州烏蠻始開青蛉弄棟爲州縣

昆州漢益州郡地隔近昆州以亂廢唐武德初開南中復

置拓東西邊蠻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輒晉甯餘獻安甯距龍

和城通謂之西蠻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蠻烏

蠻青始漢武帝開爲縣屬越巂郡弄棟縣屬益州郡晉並爲雲南

郡後屬興甯郡隋亂與中國絕唐以青蛉地置蒙州弄棟地置賁

州

弄棟之西有小勃弄大勃弄二州

勃弄屬漢永昌郡界唐武德七年置南雲州貞觀八

年更名

匡州恒扇誘弄棟欲使之反其勃弄以西與黃瓜葉榆西洱河

相接

葉榆亦漢武帝開爲縣有黃榆澤屬益州郡後漢屬永昌郡晉屬雲南郡後分屬東河陽郡

人眾殷實多

於蜀川無大會長好結讎怨今因破白水之兵請隨便西討撫而

安之敕許之十二月乙未太白晝見壬子處月朱邪孤注殺

招慰使單道惠與突厥沙鉢羅相結引兵虜牢山是歲百濟遣

使入貢上詔百濟王義慈曰海東三國開基舊矣並列疆界地實

大牙近代已來遂構嫌隙戰爭交起略無甯歲新羅高城重鎮皆
爲王并歸窮於朕丐王歸地首齋桓一諸侯尚存亡國况朕萬國
之主可不卹其危邪王所兼城宜還本國新羅所俘亦遣還王然
後解患釋紛韜戈偃革百姓獲息肩之願三蕃無戰爭之勞比夫
流血邊亭積屍疆場耕織並廢士女無聊豈可同年而語也王不
如詔者朕將發契丹諸國度遼深入王可思之無貽後悔

壬永徽三年春正月己未朔吐谷渾新羅高麗百濟並遣使入貢

癸亥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處月朱耶孤注於牢山

新書牢山亦曰

賭蒲東北距烏德健山度馬行十五里

孤注夜遁建方便副總管高德逸輕騎追之

行五百餘里生擒孤注斬首九千級軍還御史劾奏梁建方兵力
足以追討而逗畱不進高德逸敕令市馬自取駿者上以建方等

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選所取之馬筋力異常請實
中廢上謂侍臣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意豈朕行事
不爲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復黜道裕耳 甲子以去秋至
是月不雨上避正殿減膳降天下死罪流罪遞減一等徒以下原
之 己巳以同州刺史褚遂良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初
韋思謙爲監察御史謂人曰御史出都不能動搖山岳誠爲曠職
遂奏叱遂良及是遂良復相出爲清水令或弔之答曰吾狂鄙之
性假以雄權觸機便發固宜爲身災也然大丈夫當喉舌之地要
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焉能碌碌保妻子耶 丙子上饗太廟丁
亥饗先農躬耕籍田 漢儀天子正月親耕籍田告祀先農先農卽
神農也祀以太牢百官皆從唐制天子以孟
冬吉亥享先農 二月甲寅上御安福門樓 唐六典長安皇城西
面二門北曰安福南
而遂以耕籍

日風義安福西直

觀百戲乙卯上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

及風俗奢儉非爲聲樂朕聞胡人善爲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

升樓卽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爲豈宜容易朕已

焚此鞠糞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爲誠三月辛巳以宇文節

爲侍中柳爽爲中書令以兵部侍郎三原韓瑗守黃門侍郎同中

書門下三品夏四月趙孝祖大破西南蠻斬小勃弄酋長歿盛

擒大勃弄酋長楊承順自餘屯聚保險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千

人孝祖皆破降之西南蠻遂定甲午澧州刺史彭思王元則薨

六月戊申遣兵部尚書崔敦禮等將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

茂州

考之新舊志無之當置

發薛延陀餘眾渡河置嶠驛州以處之

秋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爲皇太子赦天下王皇后無子柳爽爲后

謀以忠母劉氏微賤勸后立忠爲太子冀其親己外則諷長孫無忌等使請於上上從之乙丑以于志甯兼太子少師張行成兼少傅高季輔兼少保丁丑上問戶部尙書高履行去年進戶多少

戶部尙書卽民部尙書避太宗諱改焉進戶新增進之戶也

履行奏去年進戶總一十五萬因

問隋代及今日見戶履行奏隋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卽今戶三

百八十萬

卽今言當今也

履行士廉之子也九月守中書侍郎來濟

同中書門下三品

冬十一月庚寅宏化長公主自吐谷渾來朝

十二月癸巳濮王泰薨於均州散騎常侍房遺愛尙太宗女

高陽公主公主驕恣甚房元齡薨公主教遺愛與兄遺直異財旣

而反譖遺直遺直自言

補廷自言其訟言以辨白其事也

太宗深責讓主由是寵

衰主怏怏不悅會御史劾盜得浮屠辯機寶枕云主所賜主與辯

機私通餉遺億計更以二女子侍遺愛太宗怒腰斬辯機殺奴婢

十餘人主益恐望太宗崩無戚容上即位主又令遺愛與遺直更

相訟遺愛坐出為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魏置光遷

為房陵郡唐復曰房州遺直為隰州刺史又浮屠智勛等數人私侍主主使

掖庭令陳元運伺宮省機祥掖庭局令從七品下宦者為之屬內侍省掌宮禁女工之事凡宮人名籍

司其除附先是駙馬都尉薛萬徹高祖女丹陽公主下嫁薛萬徹坐事除名徙甯州刺

史入朝與遺愛款昵對遺愛有怨望語且曰今雖病足坐置京師

鼠輩猶不敢動因與遺愛謀若國家有變當奉司徒荆王元景為

主元景女適遺愛弟遺則由是與遺愛往來元景嘗自言夢手把

日月駙馬都尉柴令武紹之子也尚巴陵公主巴陵公主太宗之女除衛州

刺史託以主疾留京師求醫因與遺愛謀議相結高陽公主謀黜

遺直奪其封爵使人誣告遺直無禮於己遺直亦言遺愛及主罪云罪盈惡稔恐累臣私門上令長孫無忌鞠之更獲遺愛及主反狀司空安州都督吳王恪母隋煬帝女也恪有文武才太宗常以爲類已欲立爲太子無忌固爭而止由是與無忌相惡恪名望素高爲物情所向無忌深忌之欲因事譖恪以絕眾望遺愛知之因言與恪同謀冀如紇干承基得免死

事見一百九十六卷一百九十七卷貞觀十七年

武永徽四年春二月甲申詔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巴陵公主竝賜自盡上泣謂侍臣曰荆王朕之叔父吳王朕兄欲弑其死可乎兵部尙書崔敦禮以爲不可乃殺之萬徹臨刑大言曰群萬徹大健兒留爲國家效死力豈不佳乃坐房遺愛殺之乎吳王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

不久乙酉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節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左

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執失思力

高祖女九江公主下嫁執失思力

竝坐與房遺

愛交通流嶺表節與遺愛親善及遺愛下獄節頗左右之江夏王

道宗素與長孫無忌褚遂良不協故皆得罪戊子廢恪母弟蜀王

愔爲庶人置巴州房遺直貶春州銅陵尉

銅陵縣漢允吾縣地屬合浦郡宋置龍潭縣屬

新甯郡隋改爲銅陵縣屬端州唐初屬春州

萬徹弟萬備流交州罷房元齡配饗

四

開府儀同三司李勣爲司空初林邑王范頭利卒子眞龍立大

臣伽獨弑之盡滅范氏伽獨自立國人弗從乃立頭利之壻婆羅

門爲王國人咸思范氏復罷婆羅門立頭利之女爲王女不能治

國有諸葛地者頭利之姑子也父爲頭利所殺南奔眞臘

眞臘一名吉蔑

本扶南屬國去京師二萬七百里東距車渠西屬驛南瀕海北與道明接東北抵驩州貞觀初并扶南有其地

大臣可倫

翁定遣使迎而立之妻以女王眾然後定夏四月戊子遣使入貢

壬寅以旱避正殿減膳親錄繫囚遣使分省天下冤獄詔文武

官極言得失 六月己丑太白晝見 秋八月己亥隕石十八於

同州之馮翊有聲如雷 九月壬戌右僕射北平定公張行成薨

甲戌以褚遂良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仍知選事 冬

十月庚子上幸驪山溫湯乙巳還宮 初睦州女子陳碩真

吳縣人

丹陽立新安郡隋仁壽三年置睦州 百言仙去與鄉鄰辭訣或告

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其妹夫章叔盾遂妄言碩真自天還化

爲男子又能役使鬼物轉相熒惑碩真遂與叔盾舉兵反自稱文

佳皇帝以叔盾爲僕射甲子夜叔盾率眾攻桐廬陷之

吳分富春立桐廬縣

屬吳郡隋唐屬睦州九域志縣在州東一百五里項安世曰桐廬

縣魏黃初四年吳置以桐廬側有文檣對垂條徑蓋旁蕨數畝遠

望如廬因碩真擡鐘焚香引兵二千攻陷睦州及於潛

於潛縣漢屬丹陽郡

晉宋屬吳興郡梁陳屬錢唐郡隋唐屬杭州宋白曰吳越春秋秦徙大越島語之人實之替關關十三州志替實爲潛吳錄地理志縣西有替山舊替字無

進攻歙州不克敕揚州刺史房仁裕發兵

討之碩真遣其黨童文寶將四千人寇婺州刺史崔義元發兵拒

之民間訛言碩真有神犯其兵者必滅族士眾兇懼司功參軍崔

元籍曰

功倉戶兵法士參軍所謂州判司也

起兵仗順猶且無成况憑妖妄其能久

乎義元以元籍爲前鋒自將州兵繼之至下淮戍遇賊與戰左右

以楯蔽義元義元曰刺史避箭人誰敢死命撤之於是士卒齊奮

賊眾大潰斬首數千級聽其餘眾歸首進至睦州境降者萬計十

一月庚戌房仁裕軍合獲碩真叔盾斬之餘黨悉平義元以功拜

御史大夫癸丑以兵部尙書崔敦禮爲侍中十二月庚子侍

中禱憲公高季輔薨 是歲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卒其子頡苾
達度設號真珠葉護始與沙鉢羅可汗有隙與五失弩畢其擊沙
鉢羅破之斬首千餘級

神永徽五年春正月壬戌羌酋東就內附以其地置劍州東就特浪生羌

卜樓大首領也劍州舊屬松州都督府 三月戊午上行幸萬年宮考異曰實錄戊午以下皆為二月

月按長曆二月丁丑朔無戊午戊午三月十二日也 庚申加贈武德功臣屈突通等十三

人官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考異曰蕭淑妃實錄皆作良娣

王皇后詔亦曰良娣蕭氏按當時後宮位號無良娣名惟漢世太子官有良娣疑高宗在東宮時蕭為良娣及即位拜淑妃也 王

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

氏隨眾感業寺為尼長安志曰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太宗上僊其年即以安業坊濟度尼寺為靈覺寺盡度太

宗嬪御為尼以處之程大昌曰以通鑑及長安志及呂大防長安志參定通鑑言武氏在感業寺長安志在安業寺惟此差不同然

志能言寺之位置及始
未則安業者爲是也
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

后聞之陰令武氏長髮勸上納之後宮欲以閒淑妃之寵武氏巧
慧多權數初入宮卑辭屈體以事后后愛之數稱其美於上未幾
大幸拜爲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其譖之上皆不納昭儀
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而武士獲與焉
爲廢皇后淑妃張本

乙丑上幸鳳泉湯
鳳泉湯在岐州郿縣乙巳還萬年宮
夏四月大食發

兵擊波斯

波斯國居達過水之西距京師萬五千里而羸東與吐火羅東接北鄰突厥可薩部西南皆湖海其先波斯世

王大月氏別裔王因以姓又以爲國號
世作曰波斯國即條支之故地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因以爲號大食本波斯地隋大業中有波斯國人牧子俱紛摩連山有獸言曰山西三穴有利兵黑質而白文得之者王走視如言石文書當反乃詭眾喪亡命于恆曷水劫商旅保西鄙自王移黑石
實之匡人往討皆大敗而還於是遂強
殺波斯王伊嗣侯伊嗣

侯之子卑路斯奔吐火羅大食兵去吐火羅發兵立卑路斯爲波

斯王而還

閏月丙子以處月部置金滿州

其地近古輪臺
屬北庭都護府

丁

丑夜大雨山水漲溢衝元武門

此萬年宮之元武門也唐隆
宮諸門蓋略倣宮城之制

宿衛

士皆散走右領軍郎將薛仁貴曰

唐制自左右衛至左右金吾衛
其屬各有左右中郎將府有中

郎將及左郎
將右郎將

安有宿衛之士天子有急而敢畏死乎乃登門桃大

呼以警宮內

桃門前
橫木也

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溺衛士及麟遊

居人

隋文帝於岐州之北置仁壽宮太業初置普潤縣義甯二年
于宮獲白麟因分普潤于宮置麟遊縣仁壽宮唐改為九成

宮又改為
萬年宮

死者三千餘人 壬辰新羅女王金眞德卒詔立其弟

春秋爲新羅王 六月丙午恆州大水呼沱溢漂溺五千三百家

癸丑蒲州汾陰縣暴雨漂溺居人浸壞廬舍丙寅河北諸州大

水 中書令柳奭以王皇后寵衰內不自安請解政事癸亥罷爲

吏部尙書

秋七月有小鳥如雀生大鳥如鳩於萬年宮皇帟舊

宅 八月吐蕃入貢獻大驢高五丈廣袤各二十七步 九月丁

酉車駕至京師 戊戌上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

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唐制常朝諸衛皆立仗或退上封事終日

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冬十月屬雍州四萬

一千人築長安外郭三旬而畢癸丑雍州參軍薛景宣上封事言

漢惠帝城長安尋宴駕事見十二卷漢惠帝二年五年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

甯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狂妄若因上封事得

罪恐絕言路遂赦之 高麗遣其將安固將高麗靺鞨兵擊契丹

松漠都督李宿哥襲之大敗高麗於新城 是歲大稔洛州粟米

斗兩錢半秬米斗十一錢 王皇后薨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

上不信后淑妃之語獨信昭儀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國夫人

柳氏及舅中書令柳爽入見六宮又不爲禮武昭儀伺后所不敬者必傾心與相結所得賞賜分與之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於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覩之女已死矣卽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所請無忌終不許禮部尙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永徽六年春正月壬申朔上謁昭陵甲戌還宮 己丑擢州道

行軍總管曹繼叔破胡叢顯養重魯等蠻於斜山拔十餘城

胡叢顯山

招討使所領五部落之一也顯養東魯亦各蠻種

庚寅立皇子宏爲代王賢爲潞王

高麗與百濟誅靺鞨連兵侵新羅北境取三十二城新羅王春秋遣

使求援二月乙丑遣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發兵

擊高麗 夏五月壬午程名振等度遼水高麗見其兵少開門度

貴端水逆戰名振等奮擊大破之殺獲千餘人焚其外郭及村落

而還 癸未以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蔥山道行軍大總管

蔥山

卽蔥嶺以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 壬辰以韓瑗爲侍中來濟爲中

書令 六月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魏國夫人柳氏爲厭勝

考異日舊

傳云后懼不自安密與母柳氏求巫祝厭勝事發故廢今從實錄

敕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宮秋七

月戊寅貶吏部尚書柳奭為遂州刺史奭行至扶風

武德元年分岐山置津川

縣取津水為名貞觀八年更名扶風岐州長史于承素希旨奏奭

漏洩禁中語復貶榮州刺史

榮州漢南安江陽之地隋為大年唐屬資州武德元年分置榮州

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視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

武昭儀為之韓瑗來濟諫以為故事無之乃止

考異曰唐歷在此年四月今據實錄

四月韓瑗來濟未為侍中中書令唐歷又云瑗濟諫帝不從按立武后詔書猶云昭儀武氏然則未嘗為宸妃也今從會要

中書舍人饒陽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

武德入年析巴州始

青縣地壁州敕未至門下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

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為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

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叩閣上表

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上悅召見與語賜珠一

斗畱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尋超拜中書侍郎

考異曰舊傳云高宗

將立武后義府密申叶贊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賜爵廣平縣男新書本紀年表皆云是歲七月義府爲中書侍郎參知政事實錄但云超拜中書侍郎幸

輔國十一月自中書侍郎參知政事今從之於是衛尉卿許敬宗

御史大夫崔義元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武昭儀矣 乙酉

以侍中崔敦禮爲中書令 八月尙藥奉御蔣孝璋員外特置仍

同正員

尙藥局奉御員二人掌合和御藥及診候方脈之事

員外同正自孝璋始 長安令

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爲后以國家之禍必自此始與長孫無忌

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西

州都督府長史

唐制長安萬年河南洛陽太原晉陽六縣謂之京縣京縣令正五品上西州中都督府中都督府長

史亦正五品上但從輩殺

行儉仁基之子也

裴仁基府將歸李密爲王世充所殺

九月戊辰以許敬宗爲禮部尙書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

于志甯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旣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勸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出自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如何願畱三思臣今忤陛下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

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

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

考異曰唐憲云無忌等將入途

諫何如無忌曰公但極言無忌接公及入上再三顧無忌曰莫大之罪無過絕嗣皇后無子今欲廢之立武士驍女何如無忌曰貞觀二十三年後先朝託付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按如此則是無忌賣遂良也今不取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閒奏事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諫悲不自勝上命引出瑗又

上疏諫曰匹夫匹婦猶相選擇况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

之故嫔母輔佐黃帝

漢書古今人表轉母黃帝妃生倉林師古曰標音談即嫜母也何承天纂文曰嫜母隴人

也黃帝

嫜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韓瑗之意謂嫜母以醜而佐黃

帝有天下嫜己褒姒以美豔而亡殷周女在德不在色也

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應

聖代作而不法後嗣何觀願陛下詳之無爲後人所笑使臣有以益國植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吳王不用子胥之言而麋鹿遊於姑

蘇臣恐海內失望荆棘生於闕廷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妣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

太妣文王之妃也詩云文定厥祚親迎於舟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太妣佐文王以興王業故關雎美其德

孝成縱欲

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旣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尙欲易婦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庚午貶遂良爲潭州都督 乙酉洛州大水毀天津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九

終

唐紀十五

兵

恩補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十六

起永徽六年十月盡龍朔二年七月凡六年有奇

高宗天皇大聖大宏孝皇帝上之下

〔乙〕永徽六年冬十月己酉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為

庶人母及兄弟並除名流嶺南許敬宗奏故特進贈司空王仁祐

告身尚存使逆亂餘孽猶得為蔭

唐制凡受官者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司空正一品凡三品以上

蔭及曾孫並請除削從之乙卯百官上表請立中宮乃下詔曰武氏門

著勲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舉重椒闥德光蘭掖朕昔

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宮壺之內恆自飭躬嬪嬙之間未嘗迕目聖情鑒悉每坐賞歎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

事見二十七卷漢宣帝甘露三年

可立爲皇后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稱陛

下前欲以妾爲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廷爭此旣事之極難豈非深情爲國乞加褒賞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彌憂懼屢請去位上不許十一月丁卯朔臨軒命司空李勣齋醮綬冊皇后武氏是日百官朝皇后於肅義門故后王氏故淑妃蕭氏竝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閒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惟竅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對曰妾等得罪爲宮婢何得更有尊稱言訖悲咽又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乞名此院爲回心院上曰朕卽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一百

斲去手足我酒中曰令姬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王氏初聞宣

敕再拜曰願大家萬歲昭儀承恩死自吾分淑妃罵曰阿武妖猾

乃至於此願他生我為貓阿武為鼠生生世世扼其喉由是宮中

不畜貓尋又改王氏姓為蟒氏蕭氏為梟氏武后數見王蕭為梟

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大明宮接西內宮城之東北曰東內本承

安宮貞觀八年置九年更名大明宮以備太上皇清暑後故多在

高宗以風痺厭西內秋淫龍朔二年始大興葺曰蓬萊宮

洛陽終身不歸長安己巳許敬宗奏曰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

彗星越升明兩易離卦大象日明兩作近者元妃載誕正允降神

言代王宏武重光日融燁燁宜息崔劼古今注曰漢文帝為太子樂人歌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

日日重光二日月重輪三日月星重暉四曰海重潤莊安可反植枝

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襲裳衣使違方於震位又父子之際人所難

言事或犯鱗必嬰嚴憲

鱗龍頤下有逆鱗經尺嬰之則死論人主之威不可犯也

煎膏染鼎臣

亦甘心上召見問之對曰皇太子國之本也本猶未正萬國無所

係心且在東宮者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竊位

而懷自疑恐非宗廟之福願陛下熟計之上曰忠已自讓對曰能

爲太伯願速從之西突厥頡苾達度設數遣使請兵討沙鉢羅

可汗甲戌遣豐州都督元禮臣冊拜頡苾達度設爲可汗禮臣至

碎葉城

自弓月城過思渾川度伊麗河至碎葉界又西行千里至碎葉城屬焉耆都督府界

沙鉢羅發兵拒

之不得前頡苾達度設部落多爲沙鉢羅所併餘眾寡弱不爲諸

姓所附禮臣竟不冊拜而歸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

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義府笑中

有刀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貓

猶老新傳作人貓

顯慶元年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爲梁王梁州刺史立皇后
子代王宏爲皇太子生四歲矣忠旣廢官屬皆懼罪亡匿無敢見
者左庶子李安仁獨候忠泣涕拜辭而去安仁綱之孫也 壬申
赦天下改元 二月命破陣樂爲神功破陣樂 辛亥贈武士護

司徒賜爵周國公 三月以度支侍郎杜正倫爲黃門侍郎同三

品

顯慶元年改
戶部爲度支

夏四月壬子矩州人謝無靈舉兵反

矩州諸蠻
亦東謝蠻

之種落武德
四年置矩州

黔州都督李子和討平之

己未上謂侍臣曰朕思

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爲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
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曰願賜
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
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

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庸則人大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

六月辛亥禮官奏停太祖世祖配祀

高祖受禪追尊祖虎曰景皇帝廟號太祖考高曰元

皇帝廟號世祖

以高祖配昊天於圓丘太宗配五帝於明堂

武德初立圓丘壇於明德

門外道東二里壇制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每祀則昊天上帝及配帝數位於平座藉用素結器用陶匱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眾星並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之第二等內五星已下官五十五座在壇之第三等二十八宿已下中官一百三十五座在壇之第四等外官一百二十二座在壇下外壇之內眾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壇之外以景

從之

秋七月乙丑西洱蠻酋長楊棟

帝配圓丘元帝配明堂

附顯和蠻酋長王郎祁郎昆黎盤四州酋長王伽衝等帥眾內附

梨州本西甯州武德七年分南甯二州縣置貞觀八年更名梨州其地北接昆州舊梁水郡地也盤州本西平州武德四年置貞觀八年更名昔 宣州涇縣山水暴出平地四丈溺死二千餘人

與古郡地也

癸未以中書令崔敦禮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八月丙申
固安昭公崔敦禮薨敦禮博涉文史重節義生平慕蘇子卿之爲
人又深識蕃情故貞觀中頻使突厥皆不辱君命又嘗綏輯回紇
以定其亂深爲太宗所器賞 辛丑葱山道行軍總管程知節擊

西突厥與歌邏祿處月二部戰於榆幕谷

處月處密姑蘇歌邏祿
弩失畢五姓之眾賀魯

爲葉護時所統也據新
書歌邏祿即弩邏祿也

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副總管周智度攻突

騎施處木昆等部於咽城拔之

西突厥咄陸五噉處木昆率突騎
施皆一噉也據新書咽城即處木

昆居

斬首三萬級

乙巳龜茲王布失畢入朝

李義府恃寵用

事洛州婦人瀋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義枉
法出之將納爲妾大理卿段寶元疑而奏之上命給事中劉仁軌
等鞠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

侍御史漣水王義方欲奏彈之

漣水舊曰襄賁置東海郡東魏改曰海安郡隋開皇初廢郡改襄賁

曰漣水屬海州唐屬泗水

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

則身危而憂及於親則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

母殺身以成子之名

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

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

方乃奏曰臣聞春鶯鳴於獻歲蟋蟀吟于始秋物有微而應候人

有賤而言忠臣去歲冬初雲陽下縣丞耳今春及夏陛下擢臣著

作佐郎極文學之清選未幾又拜臣侍御史監朝廷之雄職顯視

生涯隕首匪報惟欲有犯無隱以廣天聽伏見李義府善柔成性

佞媚爲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遂

階通達今乃貪治容之美原有罪之瀆于恐漏洩其謀隕無辜之

正茂繼云正義自縊亦由義府威逼如此則生殺之威不出上出

臣恐履霜堅冰漸不可長請下有司鞫正義死狀雪冤氣於幽泉
誅奸臣於白且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
上既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
毀辱大臣言辭不遜貶萊州司戶義府謂義方妄曰相彈奏得無
愧乎義方曰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爲
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姦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爲愧義方少孤貧
事母至孝博通五經妙於文筆而譽傲獨行不與時合初舉明經
詣京師中路逢徒步者自云父爲潁上令病且革欲往省視困不
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與之不告姓名而去至京特進魏徵甚
禮之將妻之以姪女義方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娶之人問其故義
方曰初不附宰相之勢今乃感知已之言也累轉太子校書坐與

張亮善貶儋州吉安丞行至海濱舟人請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義在明德乃酌水而祭曰如行愆諸已義負前修長鯨擊水天乎覆舟若因忠獲戾以孝見尤四維霧廓千里安流靈應如響無作神羞時盛暑蒸毒風濤湧天既祭雲開風靜人壯其誠及至吉安鹽俗荒梗義方召諸首領選集生徒親爲講經行釋奠之禮清歌吹簫登降有序蠻酋大喜貞觀二十三年改授洹水丞而亮兄子皎自朱崖放還來依義方將死託以妻子願以屍歸葬義方以皎妻尙少乃與誓於海神之前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赤子乘義方之馬身步從之而還葬皎於原武告祭張亮又送皎妻子還家而後往洹水未幾轉雲陽丞累遷侍御史及是貶萊州初義方爲御史時買第後數日愛庭中樹復召主人曰此嘉樹猶未償直

又與之錢魏徵愛義方之爲人而嫌其太直竟以疾惡不容於時

九月括州暴風海溢壞安固永嘉二縣溺四千餘家

新志處州本括州永嘉郡時兼有永嘉之地

嘉郡時兼有永嘉之地

冬十一月丙寅生堯酋長浪我利波等

帥眾內附以其地置括州

括州建山郡括州以括南伏浪恐部置皆屬松州都督府宋白曰括

州以開拓爲稱

十二月程知節引軍至鷹娑川遇西突厥二萬騎別部

鼠尼施等二萬餘騎繼至

鼠尼施咄陸五服之一也居鷹娑州後置鷹娑都督府

前軍總管

蘇定方帥五百騎馳往擊之西突厥大敗追奔二十里殺獲千五

百餘人獲馬及器械綿亙山野不可勝計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

功言於知節曰今茲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乘危輕脫乃取敗

之法耳何急而爲此自今當結方陳置麟重在內遇賊則戰此萬

全之策也又矯稱別得旨以知節特勇輕敵委文度爲之節制遂

收軍不許深入士卒終日跨馬被甲結陳不勝疲頓馬多瘦死定
方言於知節曰出師欲以討賊今乃自守坐自困敝若遇賊必敗
懦怯如此何以立功且主上以公爲大將豈可更遣軍副專其號
令事必不然請囚文度飛表以聞知節不從至涇陽城有羣胡歸
附文度曰此屬伺我旋師還復爲賊不如盡殺之取其資財定方
曰如此乃自爲賊耳何名伐叛文度竟殺之分其財獨定方不受
師旋文度坐矯詔當死特除名知節亦坐逗遛追賊不及減死免
官是歲以太常卿駙馬都尉高履行爲益州長史高履行尙太
宗女東陽公
主 韓瑗上疏爲褚遂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殉物風霜
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
外毗黎咸嗟舉措臣聞晉武宏裕不貽劉毅之誅事見八十二
卷太康三年漢

祖深仁無恙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遽遷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上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爲讒諛所毀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國之欲謝善人以衰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瑗以言不用乞歸田里上不許 初許敬宗惡褚遂良故修太宗實錄誣稱劉洎之死遂良譖之及是洎之子訟其父冤稱貞觀之末爲遂良所譖而死李義府復助之上以問近臣眾希義府之旨皆言其枉給事中長安樂彥瑋獨曰劉洎大臣舉措須合軌度人主暫有不豫豈得遽自比伊霍且國家無過舉今雪洎之罪謂先帝用刑不當乎上然其言遂寢其事

丁顯慶二年春正月癸巳分歌邏祿部置陰山大漠二都督府以

落部置陰山府以鐵奚部置大漠府俱屬北庭都護府 閏月壬寅上行幸洛陽 庚戌以

左屯衛將軍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總管 伊麗河一名帝帝河 帥燕然都護

渭南任雅相 燕然都護府在黃河北北至陰山七十里至回紇界

七百七百里去京師二千七百里龍朔三年改曰瀚海都護府總章二年改為安北大都護府杜佑曰後為中受降城南副

去朔方千三百餘里後魏於渭南置渭南郡隋廢為縣屬京兆副

都護蕭嗣業發回紇等兵自北道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嗣業鉅

之子也 蕭鉅見一百八十一 初右屯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及族

兄左屯衛大將軍步真皆西突厥酋長太宗之世帥眾來降 蕭鉅

密可汗五世孫世為莫賀咄莫護貞觀中遣使立為可汗族兄步

真謀殺彌射而自立彌射不能固即入朝步真遂自立為咄陸葉

護眾不取去之因 至是詔以彌射步真為流沙安撫大使 考異曰

才與族人入朝 舊西突厥咄陸傳咄陸可汗泥熟父莫賀設貞觀七年遣鴻臚少卿劉善

因冊為吐谷婁拔奚利瑟咄陸可汗明年泥熟卒弟同娥設立為

咥利失可汗彌射傳云彌射者室點密可汗五代孫也世統十姓部落在本蕃爲莫賀咥葉護貞觀六年詔遣鴻臚少卿劉善因就蕃立爲奚利咥咥陸可汗其族兄步眞欲自立謀殺彌射彌射既與步眞有隙以貞觀十三年率所部處月處密部落入朝其後步眞遂自立爲咥陸葉護部落不服步眞復攜家屬入朝彌射後從太宗征高麗有功封平襄縣伯顯慶二年轉右武衛大將軍新傳略同今欲以咥陸彌射爲二人則事多相類以爲一人則事又相違疑不能明故但云西突厥酋長補註余按彌射爲咥陸可汗唐所冊也步眞爲咥陸葉護自稱也咥陸之號雖同而可汗葉護位之尊卑有異不必泥咥陸之號而傳疑而彌射步眞實二人也余前註所引者新傳也其辭略考異所引者舊傳也其辭詳大略同也又參考新舊書劉善因冊可汗事與通鑑有六年七年之差而新舊書可汗號有婁拔婁狀之差舊書又多一奚字而貞觀中立彌射爲奚利咥咥陸可汗則新舊書同詳而考之劉善因冊泥孰爲奚利咥咥陸可汗明年而泥孰死弟同娥設立爲沙鉢羅咥利失可汗又三年而咥利失不爲眾所歸西部又立欲谷設爲乙毗咥陸可汗二可汗兵爭咥利失乙毗相繼走死他國而射匱實承之太宗崩賀魯反而射匱爲賀魯所并西突厥世次瞭然可考而新舊書於彌射傳皆云貞觀中遣劉善因立彌射爲奚利咥咥陸可汗以泥孰傳觀之則善因所立者泥孰也以彌射傳觀之則善因所立者彌射也考自南道招集舊眾二月辛酉車駕至洛陽

宮 庚午立皇子顯爲周王壬申徙雍王素節爲郇王 三月甲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爲桂州都督 戊申禁舅姑拜公主父母拜王妃 癸丑以李義府兼中書令 夏五月丙申上幸明德宮避暑上自卽位每日視事庚子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許之 秋七月丁亥朔上還洛陽宮 王元策之破天竺也得方士那邏邇娑婆寐以歸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深加禮敬使合長生藥發使四方求奇藥異石又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藥其言率皆迂誕無實苟欲以延歲月藥竟不就乃放還上卽位復詣長安又遣歸元策時爲道王友 道王元慶高祖之子唐諸王府置友一人從五品下掌陪侍規諷 辛亥奏言此婆羅門實能合長年藥自謂必成今遣歸可惜失之元策退上謂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疲敝生

民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誠如聖言此婆
羅門今茲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陛下遣之內外皆
喜娑婆寐竟死於長安 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旨誣奏侍中韓
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
州都督欲以爲外援八月丁卯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
終身不聽朝覲 台州漢回浦縣地光武改回浦爲章安縣吳孫亮
分會稽東部都尉爲臨海郡治章安江左皆因之
隋平陳廢爲臨海縣屬永嘉郡唐武德四年分置台州諸州刺史
有朝集故禁絕二人不得至京師振州至京師八千六百六里台
州在京師東南四 又貶褚遂良爲愛州刺史榮州州刺史柳奭爲象
州刺史 樂州至京師二千九百七十三里象州至京師四千九百
八十九里考異曰唐歷三月甲辰貶遂良爲桂州都督奭
愛州刺史據實錄奭坐韓瑗貶象州新
舊唐歷皆云愛州誤也今從實錄 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往
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

稱承乾惡狀已彰幽於別所東官不可少曠請且遣濮王往居東
宮臣又抗言固爭皆陛下所見卒與無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
朝大漸獨臣與無忌同受遣詔陛下在草土之辰不勝哀慟臣以
社稷寬譬陛下手抱臣頸臣與無忌區處眾事咸無廢闕數日之
間内外甯謐力小任重勳懼愆過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
省 己巳禮官奏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
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合爲一祀從之歐陽修曰禮曰以禮
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鄭元以爲天皇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又
曰北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元以爲青帝靈威仰赤帝
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
六天之說唐初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正月辛日祀感
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於南郊季春大享於明堂
皆祀五天帝至高宗時禮官官爲太史圖丘圖昊天上帝在壇上
而耀魄寶在壇第一等則昊天上帝非耀魄寶可知許敬宗與禮
官議曰六天出於緯書而南郊圓丘一也元以爲二物郊及明堂

本以祭天而元皆以爲祭太微五帝傳曰凡祀終葵而郊祭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元謂周祭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區而新穀皆謬說也由是盡歸元說又武德中冬至及孟夏

辛未

以禮部尚書許敬宗爲侍中九月庚寅以兼度支尚書杜正倫爲

兼中書令

冬十月戊戌上行幸許州

許州漢潁川郡地東魏立南鄭州後周改許州因古

許國以乙巳

敗於澧水之南壬子至汜水曲

汜水曲在鄭州新鄭縣界

今歲租賜八十以上粟是十二月乙卯朔車駕還洛陽宮

蘇定

方擊西突厥沙鉢羅可汗至金山北先擊處木昆部大破之其俟

斤蠟獨祿等帥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與俱右領軍郎

將薛仁貴上言泥孰部素不伏駕魯

泥孰部弩失畢五俟斤之一也

爲駕魯所破

虜其妻子今唐兵有破駕魯諸部得泥孰妻子者宜歸之仍加賜

賚使彼明知駕魯爲賊而大唐爲之父母則人致其死不遺力矣

上從之泥孰喜請從軍共擊賀魯定方至曳咥河西

曳咥河在伊麗河東

鉢羅帥十姓兵且十萬來拒戰

咄陸五噶魯失畢五侯斤是爲西突厥十姓

定方將唐

兵及回紇萬餘人擊之沙鉢羅輕定方兵少直進圍之定方令步

兵據南原攢稍外向自將騎兵陳於北原沙鉢羅先攻步軍三衝

不動定方引騎兵擊之沙鉢羅大敗追奔三十里斬獲數萬人明

日勒兵復進於是胡祿屋等五弩失畢悉眾來降沙鉢羅獨與處

木昆屈律噉數百騎西走時阿史那步真出南道五咄陸部落聞

沙鉢羅敗皆詣步真降定方乃命蕭嗣業回紇婆閼將胡兵趨耶

羅斯川

舊書賀魯居多羅斯川在西州直北一千五百里此耶羅斯川當在伊麗水之西

追沙鉢羅定方

與任雅相將新附之眾繼之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俟晴而

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休息士馬亟追之可及若緩

之彼遁逃浸遠不可復追省日兼功在此時矣乃踞雪晝夜兼行

所過收其部眾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軍飽氣張去沙鉢羅所居

二百里布陳長驅徑至其牙帳

賈書牙帳在金牙山直石國東北

沙鉢羅與其徒

將獵定方掩其不備縱兵擊之斬獲數萬人得其鼓纛沙鉢羅與

其子哇運塔闕等脫走趣石國定方於是息兵諸部各歸所居

通道路置郵驛掩骸骨問疾苦盡疆場復生業凡爲沙鉢羅所掠

者悉括還之十姓安堵如故乃命蕭嗣業將兵追沙鉢羅定方引

軍還沙鉢羅至石國西北蘇咄城人馬飢乏遣人齎珍寶入城市

馬城主伊沮達官詐以酒食出迎誘之入閉門執之送與石國蕭

嗣業至石國石國人以沙鉢羅授之乙丑分西突厥地置濛池崑

陵二都護府

濛池都護府居碎葉川西崑陵都護府居碎葉川東考異曰舊書賀正傳曰定方行至曳咥河西賀正率

胡祿居關隘等二萬餘騎列陳而待定方率任雅相等與之交戰
賊眾大敗斬大首領都搭達官等二百餘人賀魯及闕啜輕騎奔
夏波伊西麗河兵馬溺死者甚眾爾射進軍至伊麗水處月處密
等部各就眾來歸爾射又進次雙河賀魯先使步失達官鳩集散
卒據側拒戰爾射步真攻之大潰又與蘇定方攻賀魯於碎葉水
大破之舊唐本紀三年二月定方平賀魯甲寅西域平以其地置
濠池崑陵二都督府據實錄據賀魯置二都督皆在此月本紀又非奏到月日今從實錄
以阿史那彌射為左
衛大將軍崑陵都護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阿史那步真為
右衛大將軍濠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遣光祿卿
盧承慶持節冊命仍命彌射步真與承慶據諸姓降者準其部落
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 丁卯以洛陽宮為東都唐六典洛陽宮
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步南洛州官吏員品竝
北二里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
如雍州 是歲詔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禮拜所司明為
法制禁斷 以吏部侍郎劉祥道為黃門侍郎仍知吏部選事祥

道以爲今選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入流之數過一千四百傷多也雜色入流曾不銓簡是傷濫也

雜色補官者謂之流外官入流內敘品謂之入流

空內

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凡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天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約準三十年則萬三千餘人略盡矣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則三十年內足充所須之數矣又永徽以來在官者或以善政擢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庠序諸生未聞甄異是獎勸之道未周也又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豈今人之不如昔人亦薦賢之道未至耳請自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音徧加搜訪又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今任官率四考卽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見遷代能無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惡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息迎

新送故之弊又尙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中書省都事主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夫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尙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史理有未盡望有釐格以清其選既而杜正倫亦言入流人太多上命正倫與祥道詳議而大臣憚於改作又以勳戚子弟進取無門遂寢其議祥道林甫之子也

劉林甫貞觀初爲吏部侍郎

郎請四時聽選

戊午顯慶三年春正月戊子長孫無忌等上所修新禮詔中外行之先是議者謂貞觀禮節文未備故命無忌等修之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所損益多希旨學者非之太常博士蕭楚材等以爲豫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敬宗義府深然之遂焚國恤一篇由是凶禮遂闕初龜茲王布失畢妻阿史那氏與其相那利私通布失畢

不能禁由是君臣猜阻各有黨與互來告難上兩召之既至囚那
利遣左領軍郎將雷文成送布失畢歸國至龜茲東境泥師城龜
茲大將羯獵顛發兵拒之仍遣使降於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布失
畢據城自守不敢進詔左屯衛大將軍楊胄發兵討之會布失畢
病卒胄與羯獵顛戰大破之擒羯獵顛及其黨盡誅之乃以其地
爲龜茲都督府戊申立布失畢之子素稽爲龜茲王兼都督 二
月丁巳上發東都甲戌至京師 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護府於
龜茲以舊安西復爲西州都督府鎮高昌故地 貞觀十四年平高
昌置安西都護府
於交河城今
徙於龜茲 六月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程名振右領軍中郎
將薛仁貴將兵攻高麗之赤烽鎮拔之斬首四百餘級捕虜百餘
人高麗遣其大將豆方婁帥眾三萬拒之名振以契丹逆擊大破

之斬首二千五百級考異曰舊書仁貴傳云顯慶二年副程名振經略遼東破高麗於貴端城斬首三千級今

從實錄秋八月甲寅播羅哀獠酋長多胡桑等帥眾內附播羅哀獠酋生

僚部落冬十月庚申吐蕃贊普來請婚中書令李義府有寵

於上諸子孩抱者竝列清貴而義府貪冒無厭母妻及諸子女壻

賣官鬻獄其門如市多樹朋黨傾動朝野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

進自處義府恃恩不為之下由是有隙與義府訟於上前上以大

臣不和兩責之十一月乙酉貶正倫橫州刺史義府普州刺史正

倫尋卒於橫州橫州漢廣鬱高梁之地晉武帝太康七年置甯浦郡梁分置甯陽郡隋置簡州大業廢為甯浦縣屬

鬱林郡唐武德初復置南簡州貞觀八年更名橫州至京師五千

五百三十九里東都四千七百五里普州漢牛韓縣江資中三縣

地後周置安岳縣置普州隋廢州以縣屬資陽郡唐武德二

年復置普州至京師二千三百六十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三里

阿史那賀魯既被擒謂蕭嗣業曰我本亡虜為先帝所存先帝遇

我厚而我負之今日之敗天所怒也吾聞中國刑人必於市願刑

我於昭陵之前以謝先帝上聞而憐之賀魯至京師甲午獻於昭

陵敕免其死分其種落為六都督府

以處木昆部為匈奴都督府突騎施素葛莫賀部為鹽鹿

都督府胡麻屋闐部為鹽泊都督府攝舍提敏部為雙河都督府鼠尼施處牛部為鷹娑都督府突騎施阿利施部為黑山都督府

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府西盡波斯并隸安西都護府

四鎮都督府州三十

四西城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賀魯尋死葬於頡利墓側戊戌以許敬宗為中

書令大理卿辛茂將為兼侍中

開府儀同三司鄂忠武公尉遲

敬德薨敬德晚年閑居學延年術修飾池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

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年七十四以病終朝廷恩禮甚厚是歲

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雍州司士許禕與來濟善

唐雍州士曹司士參軍事正七

品下掌津梁舟車舍宅工藝

侍御史張倫與李義府有怨吏部尚書唐臨奏以

禕爲江南道巡察使倫爲劍南道巡察使是時義府雖在外皇后常保護之以臨爲挾私選授

紀顯慶四年春正月乙丑免臨官臨性儉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簡素寬於待物嘗欲弔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家僮誤取他衫懼未敢進臨察知之召僮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持歸又嘗令人煮藥而失其制度臨潛知其故謂曰今日陰暗不宜服藥且棄之竟不揚言其過其寬恕如此然至於見妻子未嘗不正衣冠也 三月壬午西突厥興昔亡可汗與眞珠葉護戰於雙河斬眞珠葉護 夏四月丙辰以于志寧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乙丑以黃門侍郎許圜師參知政事圜師紹之子也 武后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深怨之及議廢王后燕

公于志甯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悅許敬宗屢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面折之於是敬宗亦怨無忌武后既立無忌內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洛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章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敕敬宗與辛茂將鞫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無忌伺隙謀反今事覺故自殺上驚曰豈有此耶舅爲小人所開小生疑沮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狀已露陛下猶以爲疑恐非社稷之福

考異曰實錄洛陽人李奉節上封事告太子洗馬章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交通朝貴有朋黨之事詔敬宗與辛茂將鞫之敬宗按之甚急季方事迫自刺不死又據奉節得私書有題與趙師者遂奏言趙師即無忌也陰爲證語欲陷忠良伺隙謀反上驚曰豈當有此或容惡人間構小生疑沮至於卽反猶恐不然敬宗奏曰臣始末推勘自奉節有趙師之言又得偽書是季方所作卽疑無忌欲反使其潛行構陷斥除忠臣近戚此計若行自然權歸無忌踪跡已露陛下猶有所疑恐非社稷之

福舊無忌傳云徽宗使人上封事稱監察御史李薊與無忌交通謀反詔徽宗與茂將鞠之唐歷統紀與實錄略同按奉節乃告事之人推鞠者豈得反搜奉節之家且與趙師者誰之私書若是季方書安得在奉節家若在奉節家奉節當執以與訟何待搜而後得又既云趙師是無忌乃是實與無忌書何得謂之偽書實錄敘此事殊鹵莽首尾差舛不可知其詳實故略取大意而已舊傳所云雖爲簡徑然高宗初無疑無忌之心故李宏泰告無忌反立斬之何至奉節而獨令徽宗鞠之也且實錄在前而詳列傳在後而略故亦未可據也 上泣曰我家不幸親戚閒屢有異志往年高陽公主與

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使朕慙見天下之人茲事若實如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爲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竊發陛下遣誰當之今賴宗廟之靈皇天疾惡因按小事乃得大姦實天下之慶也臣竊恐無忌知季方自刺窘急發謀攘袂一呼同惡雲集必爲宗廟之憂臣昔見宇文化及父述爲煬帝所親任結以婚姻委

以朝政述卒化及復典禁兵一夕於江都作亂先殺不附己者臣家亦豫其禍於是大臣蘇威裴矩之徒皆舞蹈馬首唯恐不及黎明遂傾隋室前事不遠願陛下速決之上命敬宗更加審察明日敬宗復奏曰昨夜季方已承與無忌同反臣又問季方無忌與國至親累朝寵任何恨而反季方答曰韓瑗嘗語無忌云柳奭褚遂良勸公立梁王爲太子今梁王旣廢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於外履行無忌舅子也去年出爲益州長史自此無忌憂恐漸爲自安之計後見長孫祥

又出韓瑗得罪日夜與季方等謀反臣參驗辭狀咸相符合請收捕準法上又泣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若殺之天下將謂朕何後世將謂朕何敬宗對曰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文帝從代來昭亦有功所坐止於殺人文帝使百官素服哭而殺之至今天下以

文帝爲明主今無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社稷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而語也幸而姦狀自發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安危之機閒不容髮無忌今之姦雄王莽司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爲然竟不引問無忌戊辰下詔削無忌太尉及封邑以爲揚州都督於黔州安置準一品供給唐大典膳部郎中一品食料每日細一升油五升鹽一升半醋三升蜜三合粟一斗梨七顆蘇一合乾菓一升木槿十根炭十斤蔥韭豉蒜薑椒之類各有差每月給羊二十口豬肉六十斤魚三十頭各一尺酒九斗祥無忌從兄父子也前此自工部尚書出爲荊州長史故敬宗以此誣之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奭仍潛通官掖謀行鳩毒于志寧亦黨附無忌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遣使發道次兵援送

無忌詣黔州無忌子秘書監駙馬都尉冲等皆除名流嶺表遂良

子彥甫彥冲流愛州於道殺之益州長史高履行累貶洪州都督

自大都督府長史爲遠州都督爲貶益州在京師西南二千三百

七十九里東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洪州在京師東南三千九十

里至東都二千二百一十一里五月丙申兵部尙書任雅相度支尙書盧承慶

竝參知政事承慶思道之孫也美風儀博學有才幹貞觀中爲民

部侍郎太宗嘗問歷代戶口之數承慶敘夏殷以後迄於周隋皆

有依據太宗嗟賞之涼州刺史趙持滿工書善射乃扼虎走逐

馬而仁厚下士士無貴賤皆愛慕之其從母爲韓瑗妻其舅駙馬

都尉長孫銓無忌之族弟也銓坐無忌流瀋州縣令希旨杖殺之

許敬宗懼持滿才能仇己誣云與無忌同反驛召至京師下獄訊

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更無如之何乃代爲獄

辭結秦戍戍誅之尸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歎曰藥布

哭彭越義也

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

文王葬枯骨仁也下不失義上不失

仁不亦可乎乃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尋遷肅州刺史時州城

荒毀又無壕塹數爲寇賊所乘方翼乃發卒濬築引水爲壕又出

私財爲水磴稅其利以養飢民宅側起舍數十餘楹以居之全活

者甚眾方翼廢后之從祖兄也六月丁卯詔改氏族志爲姓氏

錄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

事見一百九十五卷貞觀十二年

升降去取時

稱允當至是許敬宗以其書不敘武氏本望李義府亦恥先世不

見敘奏請改之乃命禮部郎中孔志約等比類升降以后族爲第

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爲準凡九等於是士卒以軍功致

位五品者皆豫士流時人謂之勳格許敬宗議封禪儀己巳癸

請以高祖太宗俱配昊天上帝太穆文德二皇后俱配皇地祇從

之秋七月命御史往高州追長孫恩象州追柳奭振州追韓瑗

竝加鑠詣京師仍命州縣簿錄其家恩無忌之族弟也壬寅命李

勣許敬宗辛茂將與任雅相廬承慶更其覆按無忌事

考異曰唐原是以

台州刺史來濟爲庭州刺史來濟與韓瑗事同一體

許敬宗又遣

中書舍人袁公瑜等詣黔州再鞫無忌反狀至則逼無忌令自縊

詔柳奭韓瑗所至斬決使者殺柳奭於象州韓瑗已死發驗而還

考異曰舊傳云四年卒官明年長孫無忌死遣使殺之使至瑗

已死褚遂良傳三年卒官後二歲追削官爵錄或因無忌徙黔

州終言之然書多在此月蓋因實錄年代記云七月辛未

遣使逼無忌自縊按長歷七月丙子朔無忌未不可據也籍沒

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爲奴婢常州刺史長孫祥坐與無忌通書處

絞長孫恩流檀州

檀州漢漁陽郡暖奚縣地後魏置安州後周改曰元州隋開皇十六年改檀州大業初廢州爲

安樂郡唐復爲檀州在京師東北二千五百六十七里至東都一千八百四十四里考異曰唐統紀唐歷皆云長孫恩新舊云族弟恩統紀唐歷長孫餘流滿州縣令希旨殺之在此下竇錄餘流滿州許敬宗謂其甥趙持滿作難遂殺持滿是餘流滿州在前今從之

八月壬子以普州刺史李義府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義府既貴自言本出趙郡與諸李敘昭穆無賴之徒藉其權勢拜伏爲兄叔者甚眾給事中李崇德初與同譜及義府出爲普州卽除之義府聞而銜之及復爲相使人誣構其罪下獄自殺乙

卯長孫氏柳氏緣無忌貶降者十三人高履行貶永州刺史

永舊零陵郡隋平陳置永州在京師南三千二百七十四里至東都三千六百六十五里于志甯貶榮州刺史

于氏貶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官矣九月詔以石米史大安小安

曹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駒半等國置州縣府百二十七

米國或曰爾木或曰

弭秣賀北百里臣康國其王治鉢息德城大安一日布都又曰捕喝元魏謂世密者東北至小安四百里西瀕烏許河治河藍城卽

康居小君長閼王故地小安一曰東安曰喝汗在那密水之陽東
距何二百里許治喝汗城曹亦有東西中國東曹居波悉山之陰
漢貳師城地也北至石西至康東北甯遠皆四百里西曹者隋時
曹國也南接史及波覽治瑟底痕城中曹治迦底真城拔汗那即
南境或曰鐵汗元魏所謂破落那去京師入千里居西隸城在真
珠河之北後分爲二一治呼問城一治過塞城怛怛國漢大月氏
之種大月氏爲烏孫所奪西過大宛擊大夏臣之大夏即吐火羅
也噉噉王姓也後世以姓爲國訛爲怛怛杜佑曰噉噉或云高車
之別種或云大月氏之別種怛怛亦大月氏別種如佑所云則噉
噉怛怛似是兩國蘇勒一名住沙距長安九千里而羸○發音發
住音

冬十月丙午聖太子加元服敕天下賜酺三日初太子旣
立受春秋左氏傳於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事廢卷而歎曰
經籍者聖人所以垂訓何故書此瑜對曰孔子作春秋義存褒貶
故書商臣之惡以垂戒萬世太子曰非唯口不可道蓋亦耳不忍
聞願改讀他書瑜再拜賀曰殿下誠孝冥資睿情天發凶悖之迹
黜於視聽循奉德音實深慶躍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孔子

曰不學禮無以立請停春秋而學禮記太子曰善 初太宗疾山

東士人自矜門地昏姻多責資財命修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
壻皆取勳臣家不議山東之族而魏徵房元齡李勣家皆盛與爲
昏常左右之由是舊望不減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懸

隔李義府爲其子求昏不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上矯其弊王

戊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

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等子孫不得自

爲婚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毋得受陪門財陪門財者女家

姻之家非獨令其然族望爲時所尙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

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爲婚其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往往

反自稱禁婚家益增厚價 閏月戊寅上發京師令太子監國太

子思慕不已上聞之遽召赴行在戊戌車駕至東都十一月丙

午以許圜師爲散騎常侍檢校侍中戊午侍中兼左庶子辛茂

將驍思結俟斤都曼帥疏勒朱俱波颺殷陲三國反

喝盤陸由
疏勒西南

入劔末谷不忍嶺六百里則其國也距瓜擊破于闐癸亥以左驍

衛大將軍蘇定方爲安撫大使以討之以肅承慶同中書門下

三品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等與高麗將溫沙門戰於橫山仁

貴匹馬先入所射莫不應弦而倒又戰石城高麗有善射者射殺

官軍十餘人仁貴怒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失生擒之遂大破其眾

蘇定方軍至葉葉水

自庭州輪臺縣西行
三百里許至葉葉河

都曼保馬頭川定方

選精兵萬人騎三千匹馳往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旦至城

下都曼大驚戰於城外都曼敗退保其城及暮諸軍繼至遂圍之

都曼懼而出降。是歲召太白山處士孫思邈拜諫議大夫固辭不受。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通百家說。善談老莊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耳。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乃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卽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固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美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至是。又召見。拜是職。又不受。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之術。無不盡善。范陽盧照鄰等咸師事之。照鄰有惡疾。不可愈。咸而問曰。高醫愈疾。其道何如。思邈答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

而爲霜雪張而爲虹霓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
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此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
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癰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焦
枯診發乎而變動乎形推而言之天地亦然故五緯盈縮星辰錯
行日月薄蝕孛彗飛流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
石立土踊天地之癰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
地之喘乏也川瀆竭涸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
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
可消之災照鄰曰人事如何曰心爲之君君尙恭故欲小詩曰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將尙勇敢大詩曰赳赳

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
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
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自慎慎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
無畏則惰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
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
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
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
知此則人事畢矣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
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話周齊閒事歷歷如眼見然猶視聽不衰
神采甚茂初魏徵受詔修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

思邈口以傳授有如目覩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時以終身之事問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爲屬吏願自愛後齊卿爲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爲徐州蕭縣丞思邈初謂齊卿之時溥猶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迹多此類也及卒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屍就木猶若空衣時人異之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世

〔張顯慶〕五年春正月蘇定方獻俘於乾陽殿

乾陽殿在洛陽宮

法司請誅

都曼定方請曰臣許以不死故都曼出降願勿其餘生上曰朕屈法以全卿之信乃免之甲子上發東都二月辛巳至并州三月

丙午皇后宴親戚故舊鄰里於朝堂婦人於內殿頒賜有差

武后并州

文水縣人天子行幸所至皆有朝堂太宗代高麗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是也皇后所居爲內殿

詔并州婦人年

八十以上皆版授郡君 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新羅王春

秋上表求救辛亥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神邱道行軍大總

管帥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等水陸十萬以伐百濟

考異曰舊唐書定方傳新羅傳皆

云定方為熊津道大總管實錄定方傳亦同今從此年實錄新唐書本紀又舊本紀唐歷皆云四年十二月癸亥以定方為神邱道大總管劉伯英為嶋夷道行軍總管按定方時討都曼未為神邱道總管舊唐歷皆誤今從實錄以春秋為嶋夷

道行軍總管將新羅之眾與之合勢 夏四月丙寅上發并州癸

巳至東都五月作合璧宮

時改八閼宮為合璧宮在東都苑內

壬戌上幸合璧宮

戊辰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左武侯將軍延陁梯真

梯真薛延陀之種後

以爲姓

居延州都督李合珠竝為冷陁道行軍總管

冷陁山在潢水之南黃龍之北

各將所部兵以討叛奚仍命尚書右丞崔餘慶充使總護三部兵

奚尋遣使降更以樞賓等為沙磧道行軍總管以討契丹擒契丹

松漠都督阿卜固送東都 六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甲午車駕

還洛陽宮 房州刺史梁王忠年浸長頗不自安或私衣婦人服

以備刺客又數自占吉凶或告其事秋七月乙巳廢忠爲庶人徙

黔州囚於承乾故宅 丁卯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盧承慶

坐科調失所免官

度支尚書凡審賦職貢之方經費周給之算蘇貨處綿之準悉以否之今科調不得其所爲不

任其職故免所居官

八月吐蕃祿東贊遣其子起政將兵擊吐谷渾以吐

谷渾內附故也 蘇定方引兵自成山濟海百濟據熊津江口以

拒之定方升東岸乘山而陣與之大戰揚帆蓋海相續而至百濟

大敗死者數千餘人皆潰走定方水陸齊進直趣其都城

北史百濟都俱

拔城亦曰故麻城其外更有山方中方曰古步城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

未至二

十餘里百濟傾國來戰大破之殺虜萬餘人追奔入其郭百濟王

義慈及太子隆逃於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爲王帥眾固守隆子文思曰王與太子皆在而叔遽擁兵自王借使能卻唐兵我父子必不全矣遂率左右踰城來降百姓皆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軍士登城立幟泰窘迫開門請命於是義慈隆及諸城主皆降百濟故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詔以其地置熊津雲五都督府熊津馬韓東明金連德安五都督府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壬午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將兵討思結拔也固僕骨同羅四部拔也固即拔野古僕骨即僕固三戰皆捷追奔百餘里斬其酋長而還

冬十月上初習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十一月戊戌朔上御則天門樓唐六典東都宮城南面三門中曰則天後以武后號則天

遂更曰 受百濟俘自其王義慈以下皆釋之蘇定方前後滅三國

皆生擒其主

謂賀魯都曼義慈也

赦天下

甲寅上幸許州十二月辛未改

於長社己卯還東都 壬午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浪江

道行軍大總管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左

驍衛將軍劉伯英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蒲州刺史程名振爲饒

方道總管將兵分道擊高麗初給事中劉仁軌按舉正義

事見顯慶元年

爲李義府所怨出爲青州刺史至是欲斥以罪使督海運風不利

迫之使行船果覆沒丁夫溺死坐冤寘以白衣從軍自效

西顯慶六年春正月乙卯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得四萬四

千餘人詣平壤饒方行營戊午以鴻臚卿蕭嗣業爲扶餘道行軍

總管帥回紇等諸部兵詣平壤 二月乙未晦改元龍朔 三月

丙申朔上與羣臣及外夷宴於洛城門唐六典洛陽宮城西北出日洛城西門其內日德昌

殿德昌殿南出日延慶門又南日韶輝觀屯營新教之舞謂之一

戎大定樂取一戎衣平道而天下大定也用百四十人被五采甲持樂而舞雷大鼓維以鼙茲樂聲振數里動蕩山谷

時上欲觀征高麗以象用武之勢也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

將劉仁願鎮守百濟府城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

撫其餘眾文度濟海而卒百濟僧道琛故將扶餘福信聚眾據周

留城迎故王子豐於倭國而立之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起劉仁

軌檢校帶方州刺史帶方州置於百濟界因古地名以名州考異日愈載云劉仁願以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

今從本傳將王文度之眾使道發新羅兵以救仁願仁軌喜曰天將富

貴此翁矣於州司請唐歷及廟諱以行曰吾欲掃平東夷頌大唐

正朔於海表仁軌御軍嚴整轉瞬而前所向皆下百濟立兩柵於

熊津江口仁軌與新羅兵合擊破之殺溺死者萬餘人道琛乃釋

府城之圍退保任存城

任存城在百濟西部任存山

新羅糧盡引還道琛自稱

領軍將軍福信自稱霜岑將軍招集徒眾其勢益張仁軌眾少與仁願合軍休息士卒上詔新羅出兵新羅王春秋奉詔遣其將金欽將兵救仁軌等至古泗福信邀擊敗之欽自葛嶺遁還新羅不敢復出福信尋殺道琛專總國兵 夏四月丁卯上幸合璧宮

庚辰以任雅相爲涇江道行軍總管契苾何力爲遼東道行軍總管蘇定方爲平壤道行軍總管與蕭嗣業及諸胡兵凡三十五軍水陸分道並進以伐高麗蔚州刺史李君球上言高麗小醜何至傾中國事之有如高麗既滅必發兵以守少發則威不振多發則人不安是天下疲於轉戍也臣謂征之不如勿征滅之不如勿

滅不聽上欲自將大軍繼之癸巳皇后抗表諫親征高麗詔從之
五月甲子晦日有食之 六月辛巳太白經天九日監察御史
韓思彥勸帝修德以答天譴帝讓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
義府曰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爲宰相獨無言何邪義府謝罪引
咎旣而誣譖思彥出爲山陽丞思彥初遊太學博士谷那律爲匪
人所辱思彥欲殺之律力阻之乃止萬年令季乾祐聞而異之乃
舉思彥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遂擢授監察御史每昌言當世得
失嘗巡察劍南有富商父死兄弟三人分資不平訟於官長吏受
賄不爲平決思彥至按其事命廚人奉乳一甌自飲其半以其半
賜爭財者謂之曰汝兄弟久禁曾當飢渴可共飲之訟者旣飲而
悟遂各抱持慟哭而言曰吾乃蠻夷不識孝義爲惡妻兒離間以

至於此今侍御以其乳之情提我敢復爭乎請同居如初又出使并州有殺人而不得主名者前吏以操刀醉胡抵罪已誣服矣思彥疑之令晨集兒童數百於廳事至暮出之如是者三日因問兒曰汝輩出外亦有日日問汝者乎皆曰有之遂踪跡其人一訊具服 癸未以吐火羅嚙嚙賁波斯等十六國屬賓附諸國也居二千里而寧四國及訶達羅支國解蘇國骨咄施國帆延國石汗那國護時健國但沒國烏拉賜國多勒建國俱密國護密多國久越得健國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考異曰唐書云置州二十六今從統紀今按新書地理志時自凡十六國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千闐以西波斯以東凡十六國各以其王都為都督府吐火羅國都為月氏都督府領州二十六嚙嚙達國都為大汧都督府領州十五河達羅支國都為條支都督府領州九解蘇國都為天馬都督府領州二骨咄施國都為高附都督府領州二尉賓國都為修鮮都督府領州十帆延國都為寫鳳都督府領州四石汗那國都為悅般州都督府領州一護時健國都為奇沙州都督府領州二但沒國都為姑墨州都督府領州一烏拉喝國都為旅獒州都督府多勒建國都為崑墟州都督府俱密國都為至拔州都督府護密

多國都爲鳥飛州都督府領州一久迭得健國都爲王庭州都督府波斯國都爲波斯都督府通鑑言置都督府入者蓋謂月氏大汗條支天馬高附修鮮寫鳳波斯入都督府餘悅般等入州都督府不預也新志所載領州七十二其數亦與通鑑所引統紀不合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竝隸安西都護府 秋七月甲戌

蘇定方破高麗於俱江屢戰皆捷遂圍平壤城 癸卯車駕還東

都 九月癸巳朔特進新羅王春秋卒以其子法敏爲樂浪郡王

新羅王 王子徒潞王賢爲沛王賢聞王勃善屬文召爲修撰勃

通之孫也時諸王鬪雜勃戲爲檄周王雞文考異曰舊傳云檄英王雞按中宗爲英王

時沛王賢已爲太子當云周王上見之怒曰此乃交構之漸斥勃出沛府勃六歲

工屬文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摘其失勃聰警絕

眾喜著書尤精歷算爲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面

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謂勃爲腹藁求文者遺之金帛盈

積人謂勃心纖而衣筆耕而食勃與兄勗皆以才名著稱當世杜易簡稱為三珠樹父福時嘗以詫韓思彥思彥戲曰武子有馬

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邪

爾遂福時官洪都勃自汾省觀舟次馬當阻風不得進因泊廟下登

岸縱觀見一叟坐石磯上鬚眉皓白領勝異常遙謂勃曰少年子何來明日重九滕王閣有高會子知之乎若往會之作爲文辭足垂不朽矣勃曰此去洪都爲程六七百里豈一夕所能至邪叟曰子若決行吾當助汝勃方拱謝忽然不見依言發舟清風送帆候忽抵府次旦入謁果不爽期時都督聞公有壻吳子章與筵公令宿構序文欲以誇客及宴先授簡四座四座咸辭次第至勃勃受命不讓時勃年十四坐於席末闕公意甚不平乃命史伺於勃勃下筆卽報勃初起云南昌故都洪都新府公笑曰老生常談耳次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

轡荆而引颶越公卽不語俄而數吏沓至報公公但領頤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不

覺瞿然曰真天才也文成贈以五百緡

高麗蓋蘇文遣其子男

生以精兵數萬守鴨綠水諸軍不得度契苾何力至值冰大合何力引眾乘冰度水鼓譟而進高麗大潰追奔四十里斬首三萬級

餘眾悉降男生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還 冬十月丁卯上畋

於陸渾

陸渾古伊川春秋時秦晉邊陸渾戎於此漢因以名縣屬宏農郡後魏置伊川郡隋廢郡改縣曰伏流大業初復曰

陸渾

屬洛州 戊申又畋於非山癸酉還宮 回紇酋長婆闍卒姪比栗

毒代領其眾

考異曰新書傳云婆闍卒子比栗嗣今從舊傳

與同羅僕固犯邊詔左武衛

大將軍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大總管燕然都護劉審禮左武衛

將軍薛仁貴為副鴻臚卿蕭嗣業為仙萼道行軍總管

續北有右

屯衛將軍孫仁師為副將兵討之將行宴內殿帝謂仁貴曰古善

射者穿七札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而洞之帝大驚更取堅

甲賜之審禮德威之子也

劉德威見一百九十四卷太宗貞觀十一年

貞觀二年春正月辛亥立波斯都督卑路斯為波斯王 二月

甲子改百官名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中臺

侍中爲左相中書令爲右相僕射爲匡政左右丞爲肅機尚書爲太常伯侍郎爲少常伯其餘二十四司御史臺九寺七監十六衛竝以義訓更其名而職任如故

改吏部爲司列司勳司封如故考功爲司贊戶部爲司元度支爲司度金部爲司珍倉部爲司庫禮部爲司禮祠部爲司禮主客爲司膳膳部爲司膳兵部爲司戎職方爲司城刑部爲司刑都官爲司僕比部爲司計司門爲司關工部爲司庫刑部爲司田虞部爲司虞水部爲司川凡二十四司郎中皆改爲大夫改御史臺曰憲臺大夫曰大司憲中丞曰司憲大夫改太常寺曰奉常寺光祿寺曰司宰寺衛尉寺曰司衛寺宗正寺曰司宗寺太僕寺曰司馭寺大理寺曰詳刑寺鴻臚寺曰同文寺司農寺曰司稼寺太府寺曰外府寺凡九寺卿皆曰正卿少卿皆曰大夫改秘書省曰蘭臺監監曰太史少監曰侍郎丞曰大夫殿中省爲中御府監監曰太監國子監爲司成館祭酒爲大司成司業曰少司成少府監爲內府監將作監爲繕工監大匠曰大監少匠曰少監都水監爲司津監凡七監左右衛府驍衛府武衛府皆省府字左右威衛曰左右武威衛左右領軍衛曰左右戎衛左右侯衛曰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府曰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府曰左右奉宸衛凡

甲戌滇江道大總管任雅相薨於軍雅相爲將未嘗

奏親戚故吏從軍皆移所司補授謂人曰官無大小皆國家公器

豈可苟便其私由是軍中賞罰皆平人服其公 戊寅左驍衛將

軍白州刺史沃沮道總管龐孝泰 白州本漢合浦縣也武德四年領南州六年改白州與高

麗戰於蛇水之上軍敗與其子十三人皆戰死蘇定方圍平壤久

不下會大雪解圍而還 三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鐵勒九

姓聞唐兵將至合眾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

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阮之度磧北擊其餘眾

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

入漢關思結多濫葛等部落先係天山聞仁泰等將至皆迎降仁

泰等縱兵擊之掠其家以賞軍虜相率遠遁將軍楊志追之爲虜

所敗候騎告仁泰虜輜重在近往可取也仁泰將輕騎萬四千倍

道赴之遂踰大磧至仙勢河不見虜糧盡而還值大雪士卒飢凍

棄捐甲兵殺馬食之馬盡人自相食比入塞餘兵纔八百人仁貴

亦取所部女爲妾軍還司憲大夫楊德裔劾奏仁泰等

漢御史臺有二丞掌

殿內秘書謂之中丞漢末改爲御史長史後漢復爲中丞後魏改爲中尉正北齊復曰中丞後周曰司憲中大夫隋諱中改爲治書御史唐因之貞觀末避高宗名改爲中丞是年改爲司憲大夫正五品上掌貳大司憲持邦國憲章以肅正朝廷誅殺已

降使虜逃散不撫士卒不計資糧遂使骸骨蔽野棄甲資寇自聖

朝開創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喪敗者仁貴於所監臨貪淫自恣雖

矜所得不補所喪竝請付法司推科詔以功贖罪皆釋之以右驍

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鐵勒道安撫使左衛將軍姜恪副之以安

輯其餘眾何力簡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虜大驚何力乃謂曰國

家知汝皆脅從赦汝之罪罪在酋長得之則已其部落大喜其執

其棄護及設特勒等二百餘人以授何力何力數其罪而斬之九姓遂定 甲午車駕發東都辛亥幸蒲州夏四月庚申朔至京師

辛巳作蓬萊宮

蓬萊宮即大明宮亦曰東內程大昌曰大明宮地本太極宮之後苑東北面射殿之地在龍首

山上太宗初於其地營永安宮以備太上皇清暑雖宮改名大明宮而太上皇仍居太安宮不曾徙入龍朔二年高宗苦風痹惡太極宮卑下故就修大明宮改名蓬萊宮取殿後蓬萊池以爲名 五月丙申以許圜師爲左相

六月乙丑初令僧尼道士女官致敬父母 秋七月戊子朔赦天

下賜酺三日 丁巳熊津都督劉仁願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

百濟於熊津之東拔真峴城初仁願仁軌等屯熊津城上與之敕

書以平壤軍同一城不可獨固立拔就新羅若金法敏藉卿畱鎮

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卽宜泛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人臣

徇公家之利有死無二豈得先念其私主上欲滅高麗故先誅百

濟甯兵守之制其心腹雖餘寇充斥而守備甚嚴宜厲兵秣馬擊其不意理無不克既捷之後士卒心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以聞史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將出師聲援纔接凶醜自殲非直不棄成功實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軍旣還熊津又拔故謂拔軍就新羅或拔軍西還也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連寇何時可滅且

今以一城之地居敵中央苟或動足卽爲擒虜縱入新羅亦爲羈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況福信凶悖殘虐君臣猜離行相屠戮正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眾從之時百濟王豐與福信等以仁願等孤城無援遣使謂之曰大使等何時西還當遣相送仁願仁軌知其無備忽出擊之拔其支羅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柵殺獲甚眾分兵守之福信等以眞峴城險要加兵守之仁軌伺其

稍懈引新羅兵夜傅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據其城遂逼新羅運糧之路仁願乃奏請益兵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福信專權與百濟王豐浸相猜忌福信稱疾臥於窟室欲俟豐問疾而殺之豐知之帥親信襲殺福信遣使詣高麗倭國乞師以拒唐兵